

# 四

## 追求陽光的旅程



就像蟄伏多年的蟲蛻復出表土，  
洪瑞麟回到了陽光、回到了地上。  
儘管內心始終惦記著地底下的同伴，  
他仍然展翅飛翔，  
航向睽違已久的大千世界。







4-1 1960年，洪瑞麟（後排左二）和楊三郎（後排右二）一起參加基督教青年會（YMCA）所舉辦的健行團，由埔里出發，橫越中央山脈，沿途並畫了許多水彩作品。

## 礁崖旁的獨木舟

「三郎兄，這礁岩巨浪真是壯闊哪！」

「瑞麟君，那就動手畫吧，哈哈！」

●一九六四年，洪瑞麟和老友楊三郎一同環島寫生，首次踏上蘭嶼的土地。由於長久在黑暗的礦坑工作，陽光刺痛了雙眼。

「嘩，張不開眼睛，真是太燦爛了。」洪瑞麟不得不戴上草帽。

楊三郎豪氣十足地畫著，畫布上的油彩濃厚鮮艷，他用白色在褐岩上勾出浪潮，動作相當快速。

「瑞麟君，聽說你要到藝專任教，不錯的決定喲。」

「是的，因為前輩李梅樹先生的邀請，所以答應了。」

「讓你教素描是最適當的了，學生們一定可以學到你流暢的線條，美術還是要有感情才是哪。」

「謝謝。」洪瑞麟完成了一張雅美人的素描，畫中的婦女樸素憨厚，就和這裡的風景一樣。畫著畫著，他不禁想起三十年前在山形縣寫生的光景，深深地沈醉在往日的回憶裡。

●一九六四年，從事礦工工作的洪瑞麟，在幼年老友畫家楊三郎的邀約下，作環島寫生旅行，並且第一次踏上蘭嶼，探討原始藝術。就在四年前，他曾經和楊三郎一起參加基督教青年會（YMCA）所舉辦的健行團，由埔里出發，橫越中央山脈，歷經六天的攀登步行，抵達花蓮。沿途之



4-2 洪瑞麟 蘭嶼的生活 1972年 水彩  
洪瑞麟筆下的蘭嶼人，遺貌取神，更顯其純真、樸實的特質。

中，洪瑞麟被壯闊的山脈和翠綠的森林深深感動，畫了許多水彩作品，後來還在青年會所展出。

●或許在別人的眼中，風和日麗的风景並不算什麼，可是對於蟄伏地底長達近三十年的洪瑞麟來說，卻是有著無比的震撼。他的眼睛，彷彿盲人重見光明，久久不能適應。

●長久以來他畫的都是礦工，黝黑的身體、微弱的燈光，和眼前的朝陽落日是如此的不同！在這些寫生作品中，可以

發現洪瑞麟對陽光和雲彩特別著迷。尤其是變幻豐富的雲層，不論是夏日積雲，或是冬日薄嵐，他都趁隙把握，將透灑而下的光描繪得恰到好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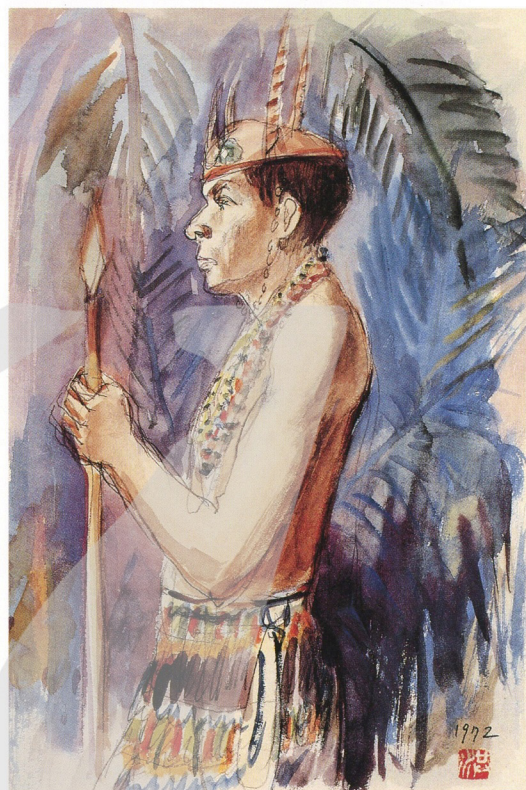
●有了這一次健行的經驗，洪瑞麟興起了環島寫生的念頭，包括野柳、淡水、埔里、台南、屏東、宜蘭、花蓮、台東……，他和楊三郎由北到南，一宿睽違已久的心願，畫下了數以百計的寫生作品。







4-3 洪瑞麟 往山地門途中 1968年



4-4 洪瑞麟 雄偉的原住民戰士  
1972年 水彩 38.7×26.8公分

●洪瑞麟創作一向感情充沛，和年輕時期的作品比較，除了技巧更為熟練以外，直率誠懇的畫風一如往昔。和別的畫家不同的是，洪瑞麟絕大部分的畫作都是寫生，在家中憑空想像的作品幾乎沒有，也不將眼前的景物搬移挪造。這種作畫的觀念和他生活的態度有關，在洪瑞麟的繪畫哲學裡，藝術的美乃是依附生命的真誠而生，不須變造塗改。在他的思想裡，所有自然的景物都是美

的，沒有污穢，也沒有醜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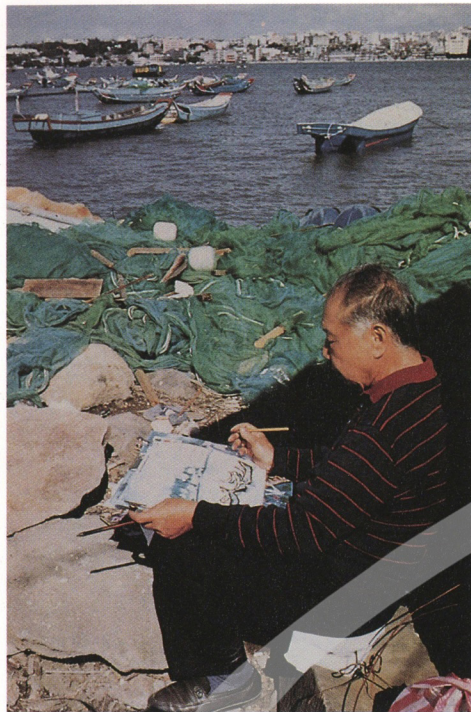
●對洪瑞麟而言，一切事物都可入畫。很多人因為他以礦工繪畫著名，而忽略了他敏銳豐富的表達能力。事實上，他繪畫的主題非常廣泛，人物、靜物、動物、山巒、海景、城鄉，無一不有。所使用的材料和技巧也相當多樣，水墨、水彩、粉彩、鉛筆、炭條，各種表現方式均熟練有加，並且大膽混合使用，隨機應變。



4-5 洪瑞麟 山地門椰林 1972年 45×53.5公分







4-6 洪瑞麟於淡水寫生



4-7 洪瑞麟 鼻頭的船 1970年



4-9 洪瑞麟 教堂（台北南京東路上）1970年



4-10 洪瑞麟 石板小路（台南安平）1971年



4-8 洪瑞麟 鹿港後巷 1975年 油畫 45.5×53公分  
高聳的牆角下，陰暗的夾道裡，不必看清來人的模樣，淺淺的愁緒隨筆觸散開。



4-11 洪瑞麟 淡水古屋 1980年 油畫  
斑駁的古屋佔去了畫面大半，堆疊的色塊砌出舊時的陳跡。





1964 ◆ 洪瑞麟與楊三郎環島旅行作畫，洪瑞麟並於藝專美術科教課。

1966 ◆ 中共發起文化大革命。

● 在蘭嶼，洪瑞麟更進一步結合了風景寫生和人物描繪，將「礦工」的勞動觀察由地下延伸到地面上來。同樣是人與自然搏鬥的過程，雅美人樸實粗獷的本質與地底礦工顯然無異，都讓洪瑞麟感動不已。

● 蘭嶼在日治時期就規劃為保護區，由於地處偏遠、交通不便；相當完整地保存了雅美族的原始面貌，是台灣少數不受到工商發展影響的地方。洪瑞麟前前後後採訪這個美麗的島嶼共有三次，也留下了許多作品。

● 如果仔細欣賞他的畫作，可以發現重覆早期日本山形族群側寫和礦工勞動的痕跡。他畫出雅美族人出航、耕種、家居、休閒的生活紀實，有如人類學者的田野調查，也繪錄了房舍、獨木舟、木雕、織布等等的文物圖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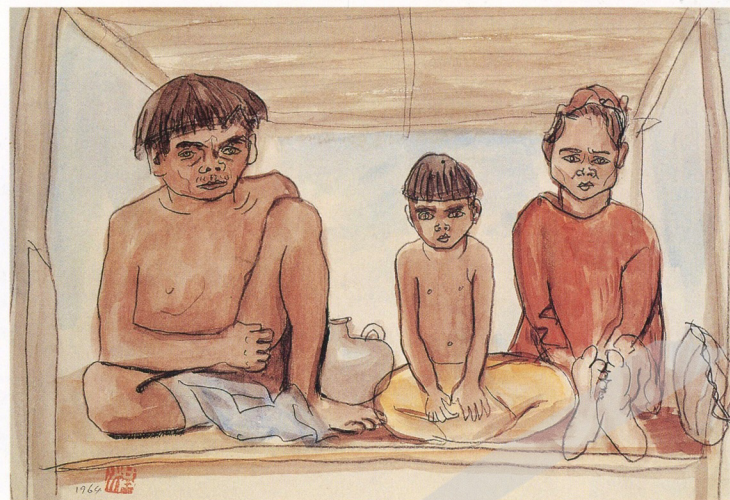
● 一本悲天憫人的人道初衷，畫中的雅美人雖然粗野健壯，表情總是帶些哀愁和無奈，或許是畫家感受到終日與海搏

鬥的原住民，也恰如礦坑中的挖煤工人，有著無可抗拒的命運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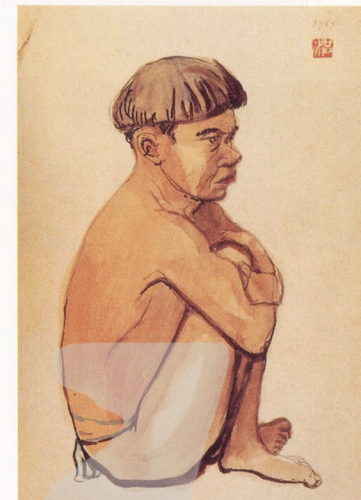
● 但是蘭嶼人畢竟已經順應環境，櫛風沐雨的生活雖然貧苦，卻是再自在也不過的了。這些畫作因而與以前的作品稍有不同。和山形縣的雪民相較，雅美人顯得輕鬆自然，平靜舒適；生活勞動的負擔儘管沈重，卻沒有礦工掙扎生存的模式。

● 靛藍的海水和燦爛的陽光，使每張圖面充滿生命的力量，摒除了晦暗的色調，朝氣十足，更是以往的畫作所少有的。在這段寫生的過程中，創作了「蘭嶼原住民」、「蘭嶼舟」、「蘭嶼的早晨」、「蘭嶼農村生活」等等的作品。畫面溫暖和煦、陽光強烈，洋溢著亞熱帶島嶼的海洋之美。

● 或許是這幾趟蘭嶼之旅，讓洪瑞麟對勞動生命有了新的體認，悲苦沈重的身影彷彿慢慢離去，恬靜輕快的腳步悠然到來。



4-12 洪瑞麟 蘭嶼的人物 1964年 紙·淡彩 27×39.3公分  
原住民姿態與表情的速寫，再次展現了洪瑞麟敏銳的觀察力。



4-13 洪瑞麟 蘭嶼原住民 1964年  
紙·淡彩 39×27公分



4-14 洪瑞麟 蘭嶼海邊的獨木舟 1964年 紙·水彩 38×45.5公分







4-15 蘭嶼風景 1972年 紙·水彩 25×33.5公分



4-16 蘭嶼農村生活 1972年 紙·水彩 26.5×38.5公分



4-17 洪瑞麟 蘭嶼的早晨 1972年 紙·水彩 27×39.5公分

●同樣也在這一年，洪瑞麟接受前輩畫家李梅樹的邀請，擔任國立藝專教授，負責素描課程。李梅樹當時任職科主任，同時被邀請的還有畫家廖德政。年紀愈來愈大，洪瑞麟逐漸接近退休的期限。他把時間從礦場抽離，開始以一己所學，傾囊傳授給下一代的學子們。

●在學校裡，他將每一位學生視同兒女般地關懷疼愛，仔細教導。除了傳授繪畫的技巧以外，他還不斷告訴大家自己當年奉獻美術的理想，鼓勵學生用功習藝，要以創作為終生志願。在許多學生的記憶當中，洪瑞麟是一位和藹可親、宅心仁厚的師長，令人懷念。

●洪瑞麟的教學方法平易近人，他不喜歡在課堂上高談理論，而是直接和學生一起作畫，讓學生從共同參與中學習觀察事物的方法。由於和學生一起繪畫，他在教學期間留下了大量的



4-18 1966年，與畫友造訪東京國立藝術大學時，於川端玉章遺像前合影。（由右至左為林玉山、李梅樹、洪瑞麟。）

素描，大部分以裸女模特兒、室內學生像及靜物為主題，線條流暢，不少畫在練習簿上，總共有幾十本。

●一九六六年，他擔任大學美術科入學考試閱卷委員，和李梅樹、施翠峰三人，前往日本考察美術教育，畫下了許多日本風景。

●兩年後，洪瑞麟到大溪主持懷山煤礦，這個礦場是倪氏家族為了倪蔣懷而設立的。雖然不必親自參加勞務工作，他仍然下坑為許多礦工速寫，還以「坑內工作」這幅水彩畫參加了第一屆大專教授聯展。

●一九七二年，他從礦場退休，結束了三十五年的礦場生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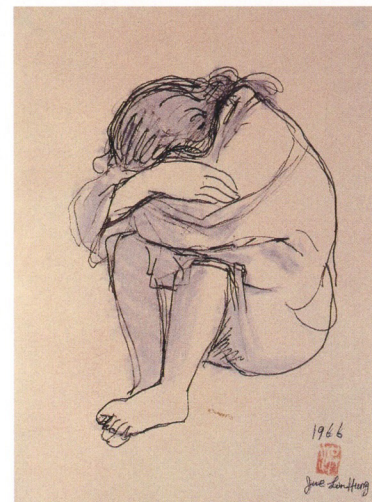




4-19 1969年，洪瑞麟（右起二）在國立藝專美術科人體寫生課授課情形。



4-20 1969年，藝專教室裡的上課氣氛相當活絡，謙沖和藹的洪瑞麟正向學生解說著作品呢！



4-21 洪瑞麟 女孩速寫 1966年



4-22 洪瑞麟 課堂速寫 1974年  
紙·水墨 32×24.5公分



4-23 洪瑞麟 課堂速寫 1975年  
水墨·淡彩 45×34.5公分



4-24 洪瑞麟 課堂速寫 1975年 水墨·淡彩 43×31公分

利用教學的空檔，自己也提筆速寫一番。流暢無礙的筆觸，展現自速寫礦工以來，即培養起的深厚功力，而渲染和留白的運用，更是恰到好處地，點出了模特兒的神態。







4-25 洪瑞麟 裸女習作 1977年 水墨・淡彩 45.7×34.9公分

「我的裸女和西方的不同，其中的線條有濃淡、有軟硬，所以也有感情。」—— 洪瑞麟



4-26 洪瑞麟 裸女習作 1980年 水墨・淡彩 33×40.3公分



4-27 洪瑞麟 裸女習作 水墨・淡彩 34.9×33.7公分



4-28 洪瑞麟 裸女習作 1980年  
水墨・淡彩 45.1×34.9公分



## 追求陽光的旅程

●在新加坡的一間寺廟前，一位壯碩矮胖的男子正坐在階梯上畫圖。他穿著短風衣，頭戴圓帽，一付畫家的打扮。雖然年紀看起來不小，但是精神抖擻、目光炯炯，正被眼前的景物吸引。不少遊客正環繞著他觀看，只見他揮筆瀟灑，不一會兒，一幢幢斜脊塔的殿宇輪廓浮現，悄然完成。

●起身向身旁的觀眾點頭致意，洪瑞麟拿起速寫本，信步走向廣場。椰林扶疏下，廟頂的琉璃瓦金光閃閃，瑰麗奪目。「啊！陽光下的世界實在太美了！」他不禁輕聲讚歎。

●從礦場退休後的第二年，洪瑞麟離開台灣，到新加坡、印尼、香港旅遊寫生，開始了他的陽光之旅。

「六十歲時，自礦場退休了，退休的第一個願望，自然是追求陽光。」洪瑞麟在一篇文章中曾經這麼說。「不是對

大半生濕暗生活的棄絕，應該說是本能的追求。陽光下的世界，色彩的繁複，確也溫暖了我。然而我一生的關懷、一生的傾注，無時無刻不在我心中翻攪、不在筆下重現：千層地下無言的吶喊，怎能相忘？」

●就像蛰伏多年的蟲蛻復出表土，洪瑞麟回到了陽光、回到了地上。儘管內心始終惦記著地底下的同伴，他仍然展翅飛翔，航向睽違已久的大千世界。

●一九七五年，他和妻子到美國旅遊，沿途作畫。參觀許多西岸的風景，洛杉磯、拉斯維加斯、優勝美地等等。對情調特殊的異國風物，洪瑞麟有著極高的興趣，舉凡殖民時期的建築和街景，他都運筆入畫。除了遊覽風景以外，他和妻子也到各地的美術館參觀，同時探視居住在美國的子女。



4-33 1966年，洪瑞麟赴日考察，在上野森之美術館羅丹作品前留影。



4-31 1973年，洪瑞麟於日本亞細亞美展開幕致詞。



4-32 1973年，洪瑞麟（左一）前往日本參加亞細亞美展時，與日本名雕刻家北村西望（左二）合影，左三為賴傳鑑。



4-29 1973年，東南亞旅行中洪瑞麟攝於泰國佛寺。



4-30 1973年，洪瑞麟在印尼的街道上寫生，吸引了當地民眾的圍觀。

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1975  
J. L. HUA





4-35 1975年，洪瑞麟與妻赴美旅途中，留下了此幀饒富情趣的鏡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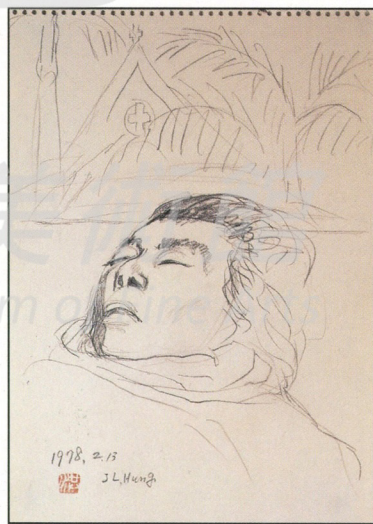
●兩年後，他和妻子再度探望住在洛杉磯的兒子，但是因為妻子癌症宿疾復發，只好回國入院就醫。

●這一年的冬天，洪瑞麟經歷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，雖然服侍在旁，但是眼看心愛的妻子飽受病魔的摧殘，他內心的煎熬真是筆墨難以形容。

●一九七八年二月，妻子彭金花女士終於體竭而逝，洪瑞麟哀痛不已。

●這時候的洪瑞麟已經聲譽日隆，受到美術界的推崇，榮膺各項重要美展的評審委員。為了沖淡對妻子的憂思，暑假期中，他再度到美國旅行，並且順道於

日本寫生，在日光、福島等地留下了足跡。



4-36 洪瑞麟 妻子彌留像 1978年 鉛筆素描  
面對病容憔悴的妻子，洪瑞麟的心很疼，除了在旁照料外，還強忍著哀傷，一筆一筆刻劃下那一生的恩愛思念。



4-37 洪瑞麟 鄉間小路（日本）1966年



4-38 洪瑞麟 須崎海邊 1973年 油畫 38×45.5公分

